

烟台故事

两张联号《大众报》

宋世民 撰文/供图



在我收藏的旧报复印件中,有两张间隔14天的联号《大众报》。前一期为民国廿八年(1939年)12月9日出刊的铅印报391号,续期392号则见于12月24日,当日报纸是由石版印刷机印制。平时这份基本保持日刊状态的报纸,为什么突然出现近半月无报的异常情况?原来,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,报社在此期间经历了一次惨烈悲壮的战斗。

突遇敌情紧急撤离

这事还得从1939年秋说起。当时胶东大众报社奉命从莱西东馆村撤出,与区党委后方机关一起转移到掖县(今莱州市)东部山区,进驻三元乡抱犊村。由于日寇扫荡和顽固派频繁偷袭骚扰,报社也抓紧进行军事训练,以便应付紧急情况。每天除正常工作外,下午进行两小时军训。当时武器很少,由印刷厂工人组成的主力排仅有几支汉阳造七九步枪,每人二到四枚手榴弹,之外还有一些“鸡捣食”土枪和红缨枪等。虽然没有足够的枪支弹药,但大家练兵习武热情不减,军事技术提高很快,不仅学会投弹、射击,还粗略掌握了进

攻和防卫等简单战术,这在后来的战斗中确实发挥了作用。

12月9日中午,报社正在筹划当晚的“12·9”纪念活动,突然接到区党委紧急通知:驻招远日军已经出动至道头,敌情紧急,报社必须马上转移。区党委指示报社和驻在附近村庄的党校组成一个临时行动大队,由报社卫队队长龙飞任指挥,报社社长阮志刚、党校校长李辰之分别任正、副政委。

得知敌人动向,气氛陡然紧张。报社人员按照事先应急部署,立即用扳子管钳把印刷机器拆解,连同铅字、油墨纸张,搬

运到预先选定的隐蔽地点埋好。由于报社、党校两个单位初次联合行动,300多人的队伍,内部及与外界联络都显生疏,待集结完毕整装上路,已是夜色苍茫。

这时天降大雪,陡峭山路越发难走,不时有人摔倒,为了不暴露目标,同志们都反穿棉衣,相互帮扶着,尽量减少声响。由于军事斗争经验不足,一夜行军艰难曲折,时续时停,时进时退,在天傍亮时,竟阴差阳错来到河南村,这里距出发地抱犊村仅十余华里。折腾一宿,等于又转了回来,此时天近拂晓,白天继续行军目标太大,指挥部决定就地宿营。

面对强敌浴血奋战

正当村长綦蒂堂挨家挨户敲门号房子时,发现村北有队伍向村子包围过来,与此同时,站在街上等待的人也发现有骑兵从不远处跑过,还以为是自己的主力部队。曾亲身经历过牟平雷神庙突围的报社社长阮志刚意识到,这是日军正在对村庄实施包围。他当即与李辰之、龙飞一面指挥卫队抢占村口屋顶,乘敌尚未完成合围部署,掩护队伍突围;一面低声命令已经进村的人们快跑。

这时,刚出村上岗的哨兵也发现前面一群鬼鬼祟祟的人影形迹可疑,大喊一声:“口令!”对方不吱声,继续前进。又问:“哪一部分的?”狡猾的日寇叫伪军答话道:“赵部的。”话音刚落,敌人的机枪就开火了。

这是一次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遭遇战。日军装备精良,各类武器齐备,又是正规战斗部队;而我们是非战斗部队,武器少而低劣(土造七九步枪、大刀长矛等),敌人占绝对优势。虽然身处绝境,报社和卫队的同志们临危不惧,威武不屈,利用手中简陋武器,与强敌浴血奋战。

河南村北是一条河,村东南有低山,敌人抢先占领了东南高地,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猛烈射击,企图将进村的队伍封锁在原地聚而歼之。报社和党校的同志们则在我方有限火力掩护下,分成几路向村外拼死突围。

救亡室练习生李恕此时紧随队伍向南山奔跑,见身边不少战友中弹倒地,便离开山路奔上梯田,刚爬上地堰,一梭子弹擦着两肩钻入地堰,弹着点冒着火花,将雪地翻出几小堆黑土。他顺势滑下坡来,这才发现山下六七十米处,一挺轻机枪正向他射击。他只得在雪地上匍匐前进。当他拼力爬到田边小路时,十多个头戴钢盔端着刺刀的日本兵扑过来。他一骨碌跃起身,沿小路向高处跑。敌人也不开枪,只是拼力追赶,显然是想活捉眼前这个十几岁的小八路。双方爬山速度一个样,始终相距十几步。这是一年来报社组织跑步、爬山锻炼的结果。李恕这时已顾不得再回头观察,心想只要打不死,别想捉住我!一鼓作气奔过山岗,再回头,一个敌人也看不见了,眼前只有枪炮声中河南村冒起的浓烟。

当村东面的敌人开始攻击时,已经冲到村口的周广善见工友姜增明右手握着红缨枪,左手提着工厂唯一的马蹄钟勇猛前冲,也紧跟其后奋力奔跑。这时,一阵密集的枪弹横扫过来,他附近又倒下数人。原来敌人封锁了前面开阔地,自己脚下一滑也滚下沟底,爬起来又随人折回村里。此时,卫队战士已将仅有的两门土炮架到村口碾盘上,没想到火捻因沾冰雪受潮点不着,又用手榴弹猛烈敲击土炮导火帽,还是打不响。而此时敌人的迫击炮弹却在碾盘边接二连三爆炸了,战士们急忙撤到附近民房里。日军趁势吹起冲锋号,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,吼叫着冲上来。

面对疯狂的敌人,卫队和印刷厂工人毫不怯懦,一齐投手榴弹,把敌人击退。只是我们自己兵工厂土造的手榴弹又大又重,隔着墙投不远,不到18岁的装订工人梁振坤立在院子里,示意大家要平起身投,把敌人逼远点。日军第二次冲锋号又吹起来,这次还没冲到近前,一排手榴弹又迎面砸下来。密集的爆炸声中,敌人躲闪始终难进村口,狼狈退去。

这时,卫队一位战士从门框边刚探头观察外面敌情,即被击中头部牺牲,身子和手中步枪都倒在门外,枪还压在身底下。大家见此情况,知道对面埋伏着狙击手,想出门把枪捡回来将付出更大牺牲,可此时多一支枪就多一分力量!凑巧,梁振坤手中有一把公社独一无二的倒钩的红缨枪,这下派上用场,他将长矛伸出门外,用倒钩钩着步枪带用力往里拖,敌人又射击红缨枪杆,幸好没有打断,梁振坤终于将步枪拖进门里。拉开栓一看,枪膛里竟然还有两发珍贵的子弹……

敌人见几次进攻都没得手,又用迫击炮轰击,负责守护院门的战风乔在门后被弹片击中,倒在血泊中,第二个人又冲上去坚守。大家同仇敌忾殊死抵抗,连续打退敌人四次进攻。日军见屡攻不克,便发射催泪弹。同志们开始误以为是火药味,不一会儿眼泪就流出来,不停地打喷嚏、咳嗽,头也发昏。这才意识到是敌人在施放毒气,赶快用毛巾解上小便捂鼻子……

在坚守村中阵地的战友掩护下,大部分被围人员冲出村外。会计李大卫背着鼓鼓囊囊的两大包钞票,在枪林弹雨中死

不放弃,这是全报社的工作经费。他左闪右躲,冲出包围后,又集合了30多位跑散的战友,在山上转了三天,安全返回报社。排字工人王书俭从村里突围出来后,途中遇到负伤战友战克尧,他立即背起战克尧一起撤退,走了一阵,又遇上受重伤的总务科长刘耕夫。这时他先把战克尧背出危险地带隐藏好,又返回去背上刘耕夫向南撤。来到上庄村北山时,被迎面而来的另一股敌人发现。这时想躲也来不及了,周边光秃秃毫无遮掩,两个人的手榴弹都已打光,只有一支手枪和几发子弹。刘耕夫忍着伤痛,将带在身上用切北海币剩下的纸头订的笔记本撕烂,二人在打光仅有的几发子弹后,同冲上来的敌人撕打在一起。王书俭平时坚持练习武,身手敏捷,军训时主动向工友们传授武术,此时面对蜂拥而上的敌人,虽已受伤却毫无畏惧,拼死搏击,毕竟寡不敌众,被敌人乱枪刺杀,刘耕夫也同时被害。

救护室干事李善一冲出包围后,刚翻过抱犊北山,就听背后有人喊“同志,站住”。他回头看时,原来有个伪军骑马赶来,正在取下斜背的马枪。千钧一发之际,他扔出唯一的一颗手榴弹,把敌人炸下马。电台台长李达脚跟中弹,坐下来双手用力挤出弹头,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脱离险境。四十多岁的石印股誉写员老于身体肥胖,被敌人追得实在跑不动了,为不连累战友突围,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尽。编辑部副主任刘敬之在奔跑中被敌人从背后刺倒,残暴的敌人踩着他的头又向颈部扎下一刀。傍晚,当战友们来清理战场时,他昏迷中听到声响,从血泊中颤巍巍地爬起来……由于战场伤员众多,当晚只得暂时抬到一个庙堂里过夜,14岁的周广善被安排留守照顾伤员。晚上不敢点灯,他给伤员喝水吃饭都是一个个摸索着伺候,有的叫其喝水叫不醒,他认为这是睡了,天亮后才发现这些同志夜间已经死去。在这场遭遇战中,《大众报》社和胶东区委党校共有61名同志牺牲(报社34名),其中有大众报社社长阮志刚和党校校长李辰之,这次战斗中的损失是胶东党政机关在抗战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。

一张报纸
等于一颗子弹

战斗结束后,胶东区党委立即派骑兵连去寻找失散的同志。李征夫、李克、王璟、周居宾、李大卫、翟进举等人先到了南掖集合点小赵家,接着又陆续回来许多人。大家见面后都是非常高兴,随即又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,因为许多尚没归队的人员,找来找去得到的却是阵亡通知。被王书俭冒死抢救出来的战克尧伤愈回来后,急忙向组织汇报王书俭火线救人事迹,见大家表情严肃都不吱声,感觉气氛异样,得知战友身亡,当场抱头痛哭,谁也劝说不住。许多同志为失去自己身边朝夕相处的战友,吃不下饭睡不好觉,有时边吃饭边流眼泪,感觉牺牲同志的音容笑貌、一起工作的情景就在眼前,久久萦回不去……

这时,五支队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同志来到报社驻地,鼓励动员大家化悲痛为力量,努力工作,早出报纸,以实际行动悼念牺牲的战友。他说,我们出一张报纸就等于射向敌人一颗子弹,我们要多出报纸狠狠地回击敌人!

敌人扫荡结束后,大家迅速返回原驻地抱犊村筹备出报。正是天寒地冻时节,要把埋在地下的机器挖出来装配好,是相当困难的。由于地冻得坚硬,一镐下去只能揭下一小块土疙瘩,同志们在刨土时把虎口都震破了,鲜血染红镐柄也没人吭声,经过残酷战斗考验的人们对这点损伤已毫不在乎,总觉得与牺牲的同志相比,活着的人再没有什么可抱怨的!在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下,石印《大众报》于当月24日复刊,发行四期后,铅印报纸于28日面世。至此,这些经受过战火洗礼的新闻战线钢铁战士,在掩埋了牺牲的战友、擦干身上的血迹后,又以笔墨印机为武器,投入新的战斗。

翌年清明节,胶东区党委在河南村举行追悼会,立烈士纪念碑于村东南山岗上,胶东军校校长刘汉著碑文:“这里是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河南战役阮志刚、李辰之等烈士的坟墓。也是他们同日寇残酷搏斗的战场。他们曾经开拓了胶东的文化荒原,他们是胶东思想战线上的英勇斗士。祖国优秀的儿女们永不会屈服于炮火毒气和威胁利诱的,所以他们慷慨悲壮的牺牲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。‘血债要用血来还’。是的,他们的血债,在人类完全解放的时候,将会得到全部的偿还。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五日”碑的左侧面刻着报社34名烈士的名字,右侧刻着党校烈士的姓名。为方便后人瞻仰,此碑现已迁往莱州市烈士陵园。